

heibai

黑白：

黑道的黑
白道的白

一部抄歪了的
『无间道』

让游走于
阴暗与光明的
人性
暴露无遗

在这里

黑与白的

界限

已经变得
模糊

七天/著

黑白诱惑

跨界



讲述一位卧底的

黑道生涯

明明暗暗中

深陷地狱

无可后悔

无处逃亡

北方文艺出版社

跨界

七天/著

黑白诱惑

一位卧底警察

向你讲述

那个黑道不见天日

白道堕落无底的

残酷日子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界：黑白诱惑 / 七天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317-2868-9

I. ①跨… II. ①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3619 号

跨界：黑白诱惑

著 者	七 天
责任编辑	王金秋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出版发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
网 址	http://www.bfwy.com
邮 编	150010
电子信箱	bfwy@bfw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
定 价	29.8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17-2868-9

黑白诱惑

跨界

kuajie

- | | | |
|---|-------------|-----|
| 壹 | ——大佬暴死现卧底身份 | 001 |
| 贰 | ——无可奈何的卧底之路 | 029 |
| 叁 | ——真相永远扑朔迷离 | 043 |
| 肆 | ——低调而又特殊的葬礼 | 063 |
| 伍 | ——“周老虎”人间蒸发 | 079 |
| 陆 | ——始终有人在背叛 | 101 |

黑白诱惑

跨界

kuajie

柒	“天使”留下的信	129
捌	“天使”的堕落	151
玖	黑道不见天日	195
拾	黑道、白道各有算计	211
拾壹	杀无赦的抓捕行动	231
拾贰	永无回头路	253
拾叁	死亡与重生永存	279

黑白诱惑

跨界

kuajie

壹·大佬暴死现卧底身份

北滨市辉煌集团的总经理助理肖飞被谋杀，暴尸街头，同时他又是北滨市最大的黑帮“兄弟帮”的三号人物，警方因此紧张起来。但令人惊讶的是，一个黑帮大哥死去，竟然有两名警察为他抬尸，而且北滨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秦昊天居然为肖飞失态。



雨夜的谋杀

九月初的北滨市，刚刚经历了本年度最后一号台风，台风的尾巴还在北滨市的上空懒洋洋地搅动着，让黑色的天空向着北滨市夜晚的街道上泼洒着雨滴，但最初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已经没有了，那雨滴也是懒洋洋的。

因为台风过境，蛰伏的人们早已捺不住性子，北滨市夜店的霓虹灯又开始闪烁。因为台风的破坏，没有几盏霓虹灯是完好如初的，但这丝毫不能掩饰北滨市夜生活的繁华，因为这毕竟是沿海城市，经济相对比较发达。成群结队的出租车又开始排在酒吧和夜总会的门前等候着从里面出来的红男绿女。

从北滨最大的帝豪夜总会里出来一群人，男人个个都喝得醉醺醺的，搂着穿着暴露的夜店小姐，有的甚至把手插进身边女人的衣服里面抚弄着。但是周边却有两位剃着寸头的男人警惕地看着四周，拱卫着一个穿着灰色西服，看上去十分清瘦的青年人，这时他正和一位穿着套裙的女人说着话。

一辆黑色的“捷豹”豪华轿车慢慢地驶向夜总会的门前，停在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穿灰色西服的青年人面带着忧郁的微笑拍了拍身边女人的肩膀，然后转身和那群醉醺醺的人打了个招呼，就上了“捷豹”。

两位剃着寸头的男人跟着青年人上了“捷豹”轿车，“捷豹”豪华轿车丢下一群酒醉的人如猎豹一般潜入午夜的街道。

刚才的那位穿西装的青年人似乎有些倦了，靠在真皮沙发上闭目养神。他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取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没有什么印象，他准备挂掉，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听着电话里的声音，青年人显得有些惊讶，但他没说话，等着电话里的人把话说完之后，他笑着答了一句：“这么想我啊，你老公不在家？那我一会儿过去。”

了把雨伞，对车上两位剃着寸头的男人说：“你们先走吧，我有点事情。”

身边那位剃着寸头的男人说：“飞哥，你去哪里？辉哥让我们跟着你，这几天不太太平，‘老虎’到处在找你！”

青年人暧昧地笑着说：“难道我去找个女人过夜你们也跟着？你们回去吧，我心里有数，有事情会给你们打电话的。”说完，青年人下了车打起伞，一个人走进了雨里。

叫“飞哥”的青年人慢慢地在雨中走着，走到前面一个街道转角的时候，他拐了过去。但是他没有继续走，而是转身贴着墙向“捷豹”汽车驶离的方向看去，确认两位保镖没有跟在后面，他才继续向前走。

这时的街道冷冷清清，本来就显得消瘦的青年人，从背影看越发显得有些凄冷，皮鞋踩在街道上发出的声音也显得那么孤单。

到了电话里那个人说的地方，是一个僻静的巷道，青年人点起一支香烟举着伞在巷道里站着。不一会儿，他的背后走来了一个穿着雨衣的人。

青年人笑着说：“你好，怎么想起来见我？”

那个穿着雨衣的人问：“那件事情是你策划的？”

青年人笑着回答道：“既然你能把我找出来，就应该能猜出来，我不承认也没用，这么晚找我出来就是问这件事情？”

穿着雨衣的人点点头说：“是的，你可以走了！”

青年人很有礼貌地说了声“再见”就转身了。穿着雨衣的人从身后拿出一根铁棍，突然抡了起来，狠狠地打在青年人的头上，青年人的后脑顿时迸出一片血花，溅射在雨里，人随即向前跌倒在地上。

穿雨衣的人走到青年人的身边，用手抓着他的头发，看看他有没有断气。当他转过青年人的脸时，他看到了青年人诡异的眼神。

青年人还没断气，他诡异地笑着，对穿雨衣的人艰难地说了一句：“谢谢你！”说完，就闭上了眼睛，头耷拉下去。

穿雨衣的人脸上露出迷茫的神色，他站起来，犹豫着是否要再给地上的青年人补上一铁棍，手抬起来，又放了下去，然后匆匆地离开了。

青年人的脸埋在雨水里再也没有抬起来，血水不断地从后脑流出来，被雨水稀释、稀释，一直混在雨水里流到阴沟洞里，直到再也没有血流出来。

寂静的巷道里，风把青年人的雨伞慢慢吹离他的身边，一直吹到再也看不见的地方。

清晨五时，“飞哥”的尸体被环卫工人发现，报了警。

吴天宇接到报警电话后很不开心，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五点钟就要起床出警。但这是命案，他丝毫不敢耽误，带着一名民警立刻就赶来了。

他站在巷口，远远地看着趴在地上的尸体，摇着头慢慢地走过去。一直走到尸体边上，他慢慢地蹲下，仔细地看了看尸体脑后已经被雨水冲刷得发白的伤口，再推了推尸体，确认已经死亡了。他从口袋里掏出塑胶手套，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慢慢托起尸体的头部，一张被雨水泡得苍白的脸映入他的眼里。虽然已经被雨水泡得有些走形，但那死者的面容让吴天宇阵阵心悸。

吴天宇一眼就认出来了，死者是肖飞，本地辉煌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曾经是他的警校同学。

吴天宇顿时感到一阵难过，小心翼翼地放平肖飞的头颅，脱下自己身上的雨衣，盖在了肖飞的尸体上。

吴天宇和肖飞不但是警校同学，而且是高中同学。虽然肖飞没当警察，他们俩也一直是好朋友。他曾经多次劝过肖飞，让他离开辉煌集团，说再这样下去，是没有好下场的。但没想到，这个下场会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彻底。

吴天宇打了电话向所长汇报了现场的情况，所长在电话里再次确认了死者的身份后，声音变得有些凝重，嘱咐吴天宇把现场看护好，他马上向分局汇报，自己也马上赶去现场。

十五分钟后，巷道的周围已经停了十几部警车，而警戒线的周围居然站了两名荷枪实弹的特警。穿着白大褂的法医和刑事技术人员进进出出，气氛显得尤为紧张。

辉煌集团是北滨市一家民营企业，北滨市人都传说辉煌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丁辉是北滨市最大的黑帮头子，而肖飞则是丁辉的左膀右臂。肖飞这样暴尸街头，江湖上传闻义气很重的丁辉将会在北滨掀起怎样的腥风血雨呢？两个月前，丁辉的“兄弟帮”和北滨市黑道上第二大黑帮“老虎堂”的那次火并让黑道上的人想起来都心有余悸，那次死了多少人到现在也没有人说得清楚。

据说上次的起因就是“老虎堂”的堂主“周老虎”扬言要卸掉肖飞的一条腿为自己妹妹报仇而引起的。那这次肖飞暴尸街头，丁辉一怒将会有什么后果呢？谁也不知道。

所以得知肖飞这个人物暴尸街头后，整个北滨市的公安机关立刻紧张起来，北滨市公安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武啸风第一时间带着刑侦支队支队长赶到了现场，亲自指挥现场勘察工作。在来之前，北滨市公安局的一“把手”高明已经向武啸风做过指示：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破案；考虑一切可能，防止丁辉有过激行为。

武啸风刚刚到达现场，辉煌集团就有了反应，几部牌照属于辉煌集团的豪华轿车停在了现场的对面。有人看见，丁辉就坐在其中一辆轿车里。

现场很明显，肖飞是死于他杀，但是由于雨水的冲刷，现场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观察着现场的武啸风听到身后有谈话声，转头一看，有两个穿着西装的人正在和巷口担任现场警卫的民警交涉着，那模样一看就不是记者，估计是辉煌集团的人。武啸风考虑了一下，转身就向巷口走去。

武啸风制止了他们的交涉，问辉煌集团的人丁辉在哪里。他们都认识武啸风，知道武啸风的身份，于是指了指对面的一辆奥迪轿车。武啸风本来想让他们把丁辉叫过来，但想了想，还是亲自走了过去。

丁辉见武啸风走了过来，于是降下了车窗，看着对面这位熟悉的老警察，也是老对手，问：“肖飞真的死了？”武啸风点点头。

“自杀还是他杀？”丁辉铁青着脸问。

“不要管肖飞是自杀还是他杀，丁辉，我希望你能保持冷静，不要做不理智的事情。”武啸风对着车里的丁辉说。

“我做不理智的事情？”丁辉冷冷地看着武啸风说，“我是个商人，我做不理智的事情最多是投资失误，不过，我想问问，北滨市治安为什么这么乱？我们公司的高管就这样暴尸街头，我倒不相信就没个说法！”说完，丁辉无礼地关上车窗，奥迪轿车驶离了武啸风。

武啸风怒视着离去的轿车，心想总有一天我会亲自将你绳之以法，看你还怎么猖狂！

肖飞的死讯在武啸风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丁辉痛苦地闭上眼睛，在车里无声地流下了两行眼泪。

刑警为肖飞抬尸

北滨市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秦昊天是在上班之后得知肖飞死讯的。他在刑警支队不分管案件侦办工作，一般来说，突发案件不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秦昊天听到这个消息后，在值班室问清了案发现场，立刻冲出门，驾车赶到了现场。

当他赶到现场的时候，看见巷道的对面停着几部豪华轿车，轿车的周围还有十几个剃着寸头的人，他知道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他低身穿过警戒绳，走到现场边上，看见市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武啸风站在那里，于是走了过去。

武啸风看见是秦昊天就点点头示意了一下，神色显得很凝重。秦昊天看着雨衣盖着的尸体，似自言自语又似在询问武啸风一样：“真的是肖飞？”

武啸风点点头，秦昊天手上的雨伞顿时就掉在地上。武啸风疑惑地看着秦昊天，秦昊天迅即又捡起了雨伞，转身点了根烟朝外面走去。他需要好好冷静一下，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有些承受不了。

秦昊天走进车里，脑子里一片混乱。他用力地吸着烟，腾起的烟雾吸进肺里面却感觉不到刺激，鼻子却是一酸一酸的，秦昊天想忍住，但终究没能忍住，两行清泪夺眶而出。秦昊天猛吸着香烟，但手却在哆嗦，烟头一下没拿住，掉在自己的身上，等他反应过来，衣服已经被烧了个洞。他把烟头扔出窗外，继续点起一根烟，边吸着边理着自己的头绪，到底是谁杀了肖飞？“周老虎”？丁辉或者是其他人？又为什么要杀肖飞，杀人动机是什么？肖飞为什么会在这里死去？他身边不是一直都有保镖吗？秦昊天一连串地提出许多疑问。

这时候，命案现场的勘察已经结束。因为雨水对现场的破坏，基本上没有什么勘察的价值。因为肖飞这个人的特殊性，武啸风指示下面的人把工作

分头做，一边继续现场勘察，看有没有什么新发现，一边迅速将肖飞的尸体运到火葬场的解剖室进行尸检，鉴定死因。

一副肮脏的担架，上面也不知道抬过多少尸体，收尸的工人习惯性地担架扔在尸体的旁边，“哐当”一声，然后弯腰准备把尸体抬上担架。对他们来说，这是每天习惯性的工作，只要不是腐尸，他们都无所谓，人的尸体在他们眼里和其他物件并无差别。就在后面的工人弯腰时，他惊讶地发现，前面的工人被一名警察推到边上去了，那个警察弯下腰抄起尸体的肩膀抬了起来。看着这副情景，后面的工人也小心起来，和那个警察一起把尸体抬起，小心翼翼地放在担架上。

刚才的那位工人要过来抬担架，但又被那个警察推开了，那个警察对他说：“他是我同学，我送他一程，我来抬。”这话既是说给这个工人听的，也是说给在场的警察听的。武啸风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个叫吴天宇的民警，既没制止，也没说话，只是看着。这时候，从巷口又跑来一位穿西装的男人，站在吴天宇面前，气喘吁吁地问：“吴天宇，真的是肖飞？”

吴天宇红着眼圈点点头。

这个穿西装的男人走到担架的后面，把盖在尸体身上的白布掀开，看了看，红着眼圈走到担架后面，从工人手里接过担架，在后面抬了起来。

“张凯，你！”和武啸风站在一起的刑警支队支队长何彪终于忍不住了，吴天宇不是他直接领导的下属，他不好说话，但张凯却是他手下的侦查员，现在却给一个黑社会大哥级的人物抬尸，他不得不出言制止。但张凯却像没听见一样，流着眼泪一直朝前走去。

武啸风用胳膊碰碰何彪，小声地说：“算了，他们是警校同学，送一程也不算什么。你去前面，把那几个记者打发走，别让他们拍下来了，前面那个还穿着制服呢。”何彪只好按武啸风的意思，一路小跑到前面，赶紧把记者请走。

正在现场勘察和警卫的警察们都停下手中的工作，看着吴天宇和张凯两个人抬着尸体。有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关系觉得有些奇怪，有知道的人不禁在心里为吴天宇和张凯竖起大拇指，够兄弟，领导在这里，两个人都不忌讳地为同学送行。毕竟，肖飞现在的身份是黑道“兄弟帮”的第三号人物。

现场顿时静了下来，只能听见吴天宇和张凯两个人皮鞋踩在地上的脚步声。

秦昊天在车子里看着吴天宇和张凯两个人将肖飞的尸体抬了出来，他准备下车去看看，但看见跟在后面从小巷里出来的武啸风，他忍住了没有下车。

肖飞的尸体随着担架滑入运尸车的后厢，吴天宇最后再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同学，把车后厢盖拉了下来，痛苦地闭上眼睛。张凯在他身后用力拍拍他的肩膀，吴天宇点点头，示意自己知道该控制情绪，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两个抬尸的工人和一名法医上了车，运尸车开动了，另外一名法医和几名侦查员上了另一部警车，跟在后面。秦昊天发动了汽车，准备也跟上去，就在他转眼的瞬间，却发现窗外的武啸风副局长似乎在看他，他心里咯噔一下，于是把挡位又拉到了空挡。然后他再仔细一看，武啸风已经又进入现场了，于是又把挡位推上去，跟在了运尸车的后面。

秦昊天知道自己今天早上的行为在副局长武啸风眼里有些不太符合情理，但心想，只要自己回去向武啸风解释一下就应该没问题了。再说管他呢，先去看看肖飞吧，送他一程。

在后视镜里，秦昊天看见辉煌集团的一部车也远远地跟在了自己的车子后面。

现场不远的一辆红色的本田飞度里面，一个穿着警服的女人看着肖飞的尸体抬上车，捂着嘴，泣不成声。她接到吴天宇的电话之后就赶过来了，她想进现场看看肖飞，但最终没有下车。

解剖室在火葬场停尸房的隔壁，狭长的走廊显得格外阴森。秦昊天很少到这里来，他喜欢阳光，喜欢阳光下的感觉，但今天他主动来了。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秦昊天的到来，让几位法医和侦查员很惊讶，他们知道，秦昊天既不分管案件侦破也不分管刑事技术，是很少到这里来的。但秦昊天毕竟是领导，他来自自然有他的用意。

秦昊天向带队的法医解释了一下，说肖飞是他的远房亲戚，想在解剖之前看看他。领导这么说，法医还能说什么？反正也要等肖飞的家属来了之后才能

动手解剖。带队的法医伸头一看，里面的法医和侦查员已经把尸体上的衣物扒了下来，前期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于是朝秦昊天笑笑，示意秦昊天进去。

秦昊天走近解剖台，伸手把白布卷了起来，肖飞那张坚毅又带着些忧郁的脸露了出来，就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只是没有血色，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

秦昊天回过头看看身后，只见那位法医站在门口正看着，秦昊天沉着脸看着他，一句话未说。那法医见秦昊天的脸色不对，于是退出门外，把门带上了。

见身后的法医走了，秦昊天伸出手轻轻触摸着肖飞的脸，哽咽着说：“你怎么会死？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干好呢，怎么就这么走了？”说着，秦昊天情绪激动起来，抓着肖飞的肩膀抖动说：“你怎么这么没用，就这样趴下了！”但肖飞依然是沉默不语，他再也没有话对秦昊天说了。

秦昊天深深地叹了口气，拍拍肖飞的脸继续说：“你走了就走好吧，我会查出是谁杀了你的，我会为你报仇的。”

盖上白布，秦昊天退了几步。站立，然后弯下腰，深深地向解剖台上的肖飞鞠躬，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转身离开。

阴霾数日的北滨市这时候突然天放晴了，一缕久久不见的阳光从气窗里照进解剖室。走到门口的秦昊天看见了这缕阳光，突然转身把沉重的解剖台向那缕阳光下推。推不动，他就拿自己的胸口顶着，冰冷沉重的铁质解剖台压在胸口上，胸骨发出疼痛感，但秦昊天丝毫没有退却，咬着牙继续推着。最终，从未移动过的解剖台被秦昊天缓缓地推到那缕阳光之下。

揭开白布，让阳光直接照射在肖飞的脸上，秦昊天脸上稍微露出一丝苍凉的微笑。已断气多时的肖飞那张苍白的脸在阳光的照射下似乎泛起了一丝红晕，秦昊天把肖飞的嘴角推了推，说：“笑一个吧，其实你笑起来很好看的！别老装深沉。”

听到解剖室里有推动解剖台的声音，法医和侦查员打开了大门，一个个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秦昊天推解剖台的这一幕，他们怔住了，眼前这一幕已经颠覆了他们的思维。

秦昊天最后看了一眼肖飞的脸，然后转身，从呆若木鸡的那几个法医和侦查员的身边走了出去。

情未还，人已不在

解剖室一切都准备好了，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家属认尸的程序。解剖也需要家属签字认可，当然家属不同意，公安机关认为必须要解剖的也可以解剖，但死者为大，一般这个程序都是要走的。

北滨市公安局副局长武啸风在现场当场就拍板立刻派人通知肖飞的家属，派谁去呢？吴天宇，现成的人选，曾经是肖飞的同学，又是发案地派出所的副所长。

吴天宇打心眼里不愿去做这个送噩耗的人，虽然当警察百无禁忌，但肖飞毕竟是他的同学，肖飞的父母他也认识，他不忍看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状。但命令就是命令，为了案件的侦破，为了避免肖飞之死可能引起的黑道仇杀，工作必须往前赶。吴天宇不但要去报丧，还肩负着劝肖飞父母同意进行尸检的任务。

为了对刚才张凯不顾警察身份为肖飞抬尸行为薄施惩戒，刑警支队支队长何彪将肖飞的另外一个同学张凯也派去了。张凯倒没意见，因为这意味着这样一来他就成为专案组的成员了，他一定要亲自参加专案组，抓到谋杀肖飞的凶手。

吴天宇坐在警车的副驾驶上，忧郁地看着窗外，回忆着肖飞家里的情况。

肖飞的家住在老城，祖上传下来的房子。父亲是一名教师，母亲没有职业，在家开了个烟酒杂货店。这是吴天宇对肖飞家里的印象，以前上学的时候，偶尔会去肖飞家里玩，但是后来肖飞进了辉煌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兄弟帮”，吴天宇和肖飞成了“官兵”与“强盗”的关系，来往也就少了，只是偶尔会找个地方一起喝酒。肖飞父母的家，吴天宇近几年都没去过了。

吴天宇记得肖飞的父亲是个古板正直的人，肖飞曾经在他那里诉过苦，肖飞在北滨市中心为父母买了房子，但是他父亲坚决不同意搬去住，因为这个时候，肖飞在“兄弟帮”的事情已经瞒不住他的父亲了。要不是肖飞母亲拦着，估计肖飞连家也回不去。一想起肖飞的母亲，吴天宇头皮一阵发麻，

他怎么向肖飞母亲开口说肖飞死了？吴天宇不由得难过地捂着脸说：“我怎么开口啊？”开着车的张凯理解地拍拍吴天宇的肩膀，是啊，若不是肖飞，张凯就当不上警察。要不是肖飞当年一个人扛下了所有责任被学校开除，被开除的就是张凯，或许还有更多人。

肖飞脱下警服从学校走的前一天晚上，张凯、吴天宇几个同学一起为肖飞送行，大家在一起抱头痛哭，那天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欠了肖飞一份情。

后来肖飞居然入了“兄弟帮”。张凯一直都在犹豫，如果哪一天，肖飞为了原则性问题找自己说情，或者自己要抓肖飞，身为警察的自己该如何还这份情？可如今，情未还，人已不在。

张凯开着车，两个人沉默不语，心情是一样的沉重。

到了肖飞父母的家，吴天宇和张凯这才发现，他们不再是报丧的人了，前面已经有人来了。

这将是北滨市继肖飞之死后的又一大新闻，辉煌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丁辉跪在了肖飞父母家的门口，一群手下站在一边。

吴天宇和张凯赶紧走过去，看见肖飞的母亲已经瘫坐在地上，邻居们正围着肖飞的母亲劝慰着。肖飞的父亲，那位退休的教师，坐在椅子上，面色铁青，老泪纵横，身子在不住地发抖。

吴天宇和张凯赶紧冲进屋子里，扶住肖飞的父亲。肖飞的父亲一见是吴天宇，立刻抓住吴天宇的手说：“天宇，你不是警察吗？你叫他们走，叫他们走，我不想再看见他们！”吴天宇忍着眼泪扶着老人因为激动而起伏的背，连声说：“好，好，肖伯，您别激动，我这就叫他们走！”

吴天宇示意张凯扶住肖伯，他怒目走向跪在那里的丁辉。看见一名警察靠近丁辉，丁辉的几个手下立刻围了过来，挡在了丁辉的面前，那情形，只要吴天宇敢轻举妄动，他们就立刻会对抗，保护自己的老大。

吴天宇怒视着丁辉，他丝毫不为丁辉给肖伯下跪而感动，他一直对丁辉深恶痛绝，不仅仅因为警察与黑帮的关系，更因为，自己曾经的同学、曾经的好朋友肖飞加入“兄弟帮”，成了他的手下。

吴天宇认为，肖飞的死，与丁辉有着脱不开的关系，若不是肖飞跟在丁辉后面混，绝不会在街头横死。

“姓丁的，你听到没有，肖伯让你走！”吴天宇隔着丁辉的手下向跪在地上的丁辉大声喝道。

丁辉站了起来，用手示意自己的手下让开，他走到吴天宇面前，很严肃地凑在吴天宇的耳边说：“我知道你，你叫吴天宇，是肖飞的警校同学，你劝劝肖伯，他不同意在家为肖飞办后事，我在求他。”

吴天宇抬头看着比他高半头的丁辉，他突然发现，这位在北滨黑道上呼风唤雨的黑老大的眼里噙着泪珠。

丁辉看着吴天宇一字一顿地说：“我现在也求你，你去劝劝肖伯，让肖飞回家，在外面操办得再好，肖飞他始终是个孤魂野鬼。”因为激动，丁辉眼里噙着的泪珠进出眼眶，淌在了面颊上。

吴天宇不说话了，他意识到了丁辉为什么会跪在这里求肖伯。按照风俗，横死之人不得回祖屋办丧事，避免祸及家人。肖伯是一个固执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在肖飞入了黑道之后与肖飞形同陌路。

吴天宇无力地转身，看着一个坐在椅子上、坐在地上的两位老人，他不知道从何劝起，更何况他还肩负着任务，要说服两位老人同意对肖飞的尸体进行尸检，更是头痛。

吴天宇想了想，走向坐在地上靠在墙上的肖母，单膝跪下，抓住了肖母的手，喊了一声“阿姨”。

肖母睁开泪眼一看是吴天宇，一把抓住吴天宇的手，哭喊着：“天宇啊，你告诉我，小飞没死啊，他还没结婚，他还年轻啊，我怎么不死呢？把我的命换给我儿子啊！”吴天宇看着这副情景心里就像被猫爪抓着一样难受，只能嗫嚅着劝慰肖母不要难过。

肖母哭着哭着，突然眼睛一睁，看着吴天宇说：“天宇，你是警察，你一定要查出是谁害了我家小飞，你们是同学，一定要为他报仇，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

吴天宇一个劲地点头。

终于，等肖母略微平静了一点，吴天宇说带两位老人去看肖飞，肖母点点头，儿子死了，再伤心也还是要去看看的。于是在邻居的搀扶下站了起来，颤巍巍地走向肖伯。